散文

母亲的家

黄文通

父亲去世一年后，母亲仍无法走出那片阴影。她整日闷闷不乐，像是丢了魂。老家因为父亲的离开，更显得凄凉破败。我们兄妹几个住在城里，每次回去，看到院子里荒草丛生，窗棂上积着厚厚的灰，心里便一阵酸涩。我们商量着把母亲接到城里，可她死活不愿意，只是低声哭泣，反反复复念叨：“我不能走……走了，你爸该找不到我了。”

从院落的大门口到正屋，父亲用石子铺了一条路。落日的余晖照在这条路上，熠熠生辉，墙皮剥落的院墙，露出里面发黄的泥坯。院子里的枣树还在，那是父亲年轻时亲手栽下的，如今枝干虬曲，像是父亲干瘪的手臂。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倒给这死寂的院子添了几分生气。母亲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父亲生前常穿的那件蓝布褂子，眼神空洞地望着院门外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那条路，父亲走了一辈子——到村野田间，到热闹的集市，到远方的城市，到凄寂的坟墓，父亲踩过的脚印就是他一辈子辛苦的印记。如今路还在，人却没了。母亲说，她每天傍晚都要在那条路上待一会儿，总觉得父亲会从路的尽头走回来，笑呵呵地说：“老婆子，我回来了。”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是亮的，像是一盏快要熄灭的灯，忽然又被人拨了一下。

父亲的病来得突然。从发病到离去，仅四个月的光景。母亲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父亲住院的那些日子，她始终不肯去医院探望。我们一次次劝说：“爸恐怕不行了，您去看看他吧，他需要您啊。”母亲不说话，只是无声地流泪。眼泪顺着她满是皱纹的脸颊往下淌，滴在她粗糙的手背上，滴在她的衣襟上。她一个字也不说，就那么坐着，像是在跟自己较劲。我们心里明白，她是不忍心看到父亲躺在病榻上痛苦的样子，她承受不了那个残酷的现实。父亲的病来势汹汹，脸瘦得脱了相，身上插满管子，那样的场景，母亲哪里受得住？

我时常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灶房里。灶膛里的火早已熄灭，灶台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她就那么呆呆地坐着，手里握着一双筷子——是父亲在家时常用的那双，竹子的，用了好几年，筷子头已经磨得发白。母亲把那双筷子贴在脸上，闭上眼，像是在感受父亲手指留下的温度，又像是在隔着那双筷子和父亲说话。灶房里很暗，只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一小片，照在母亲的半边脸上，白惨惨的。灶房里偶尔传来极轻极低的声响，像是母亲在喃喃自语，又像是锅碗支离破碎。

回到医院，我们问父亲，要不要让母亲来。父亲吃力地摇了摇头，眼里噙着泪：“别让她来了……我不想让她看见我这个样子……让她在老家等我吧。”他说话时，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仿佛随时都会熄灭。他知道自己的病，我们也知道他的心思——他何尝不想见母亲，他比谁都想见她。可是，他太了解她了。他知道母亲脆弱，知道她承受不了那份煎熬。他在用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保护着母亲。望着父亲蜡黄瘦削的脸，我们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父亲见我们哭，反倒笑了，那笑容虚弱，像一张随时会被风吹破的纸。他伸出干枯的手，拉住我的手腕，用我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照顾好你妈……还有那个家。”我拼命点头，喉咙里却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父亲和母亲结婚五十多年，养育了七个孩子。大半辈子，他们几乎一刻也没有分开过。可如今，生死两隔。母亲始终不肯相信父亲会撇下她先走。父亲也总说，有母亲在，他一定会好起来。他拉着我们的手说：“每次大难临头，都是你妈帮我扛过去的。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回老家跟你妈一块儿过年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全是亮光，好像真的看到了老家的院子，看到了母亲在大门口迎他。可怜的父亲，就抱着这个回家过年的念想，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老家的大门上，母亲前些天刚贴了新的门神，灶房里还有母亲准备的过年的菜，她等着父亲回来过年。

父亲走的那天，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里面阴冷，白炽灯发出惨白的光。母亲从家里抱来一床厚棉被，那被子是她和父亲一直在盖着的，被子上有父亲的味道。她哽咽着说：“大冬天的，你爸一个人躺在这儿，冷……我给他加床被子。”她守在父亲身边，握着他已经冰凉的手，喃喃地说着话，像往常一样。“你饿不饿？我给你煮了面，在锅里温着呢。”“天亮了咱就回家，我把院子扫干净了，鸡也喂了。”她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只剩嘴唇在动，像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还在固执地流淌。过了那一夜，母亲更显苍老了，头发更白了，白得彻彻底底，像是下了一场骤雪。

父亲要被送去殡仪馆了，母亲执意让灵车回老家绕一圈。车缓缓开过村口那棵老槐树，开过父亲和母亲年轻时一起挑水的古井，开过他们一块儿耕种过的田地，开过他们赶集时歇脚的石碾。母亲坐在车上，给父亲指路，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像是怕父亲坐过了站：“你看，这是咱家的麦地，麦苗出齐了。”“这是老王家的房子，去年翻新了，红砖红瓦的，挺好看。”“前面拐个弯就到家了，你认得路吧？就是那个门口有棵枣树的。”她说：“那是我和你爸一辈子的家，让他认认回家的路……我等他。”

父亲走后，我们怎么也不放心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可无论怎么劝，她就是不肯跟我们去城里。她说，她一个人在家，心里踏实。我们说：“您岁数大了，身边没人照顾，父亲不在了，多孤单啊。”母亲却说：“我能行。这是老家，我和你爸的老家。”她倔强地守着那间老屋，守着那片土地。我们拗不过她，只好作罢。我们每周轮流回去看她，每次回去，都看见她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把那件蓝布褂子挂在门后，把父亲喝茶的杯子摆在老地方，杯里的茶叶每天都换新的。我们隐隐觉得，母亲之所以不肯离开，是因为她相信，父亲还在那个家里默默地陪着她。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对母亲来说，家从来不是一座房子，也不是一个地理坐标，家是那个每天等她回来的人，是热在锅里的饭菜，是亮在窗前的灯火。父亲在，家就在；父亲走了，家就只剩一副空壳。母亲不肯离开，不是因为老家有多好，她固执地相信，只要她还守在那里，父亲就还能找到回家的路。那座老屋、那条小路、那棵枣树、那双筷子、那床旧被子——它们都是路标，是一个妻子为丈夫点亮的灯。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母亲也在父亲离去两年后随他去了。她去的时候很安详，像是出了一趟远门，终于要回家似的。每逢佳节，想起他们，想起那个荒草丛生的院子，想起母亲坐在门槛上的身影，想起父亲蜡黄瘦削的脸，心里便又酸又暖。我终于懂得，母亲的家，也是父亲的家，他们用一辈子守住的，不是房子，而是彼此。而我，也终于理解母亲当年说的那句话：“我不能走……走了，你爸该找不到我了。”

一树晴光

孙红光　摄

小小说

搬 砖

顾振威

李满仓搬砖，李冬至也搬砖。

他们一个在建筑工地，一个在牌桌上。

李满仓紫黑的脸膛上刻着沟壑般的皱纹，腰身也有点佝偻了。尽管身份证上显示他才四十岁，看起来却像六十多岁。

他胡子拉碴的脸上整天带着阳光般明媚的笑，衣裳上溅着星星点点的泥浆。木工让他帮着安装门窗，钢筋工让他绑扎钢筋，泥水工让他搅拌沙子水泥……活还没有安排完，他就“好嘞”一声，忙活起来，整个建筑工地都活跃着他羸弱矮小的身影，都能听到他明亮如鸟鸣的声音。

别看瘦小，他干起活来一个顶俩，从不偷奸耍滑。工头却时时敲打他：“你领了工钱还是走人吧，我可不敢用老年工。”

“老板，身份证你也看了，我才四十岁，可不是老年工。”

“你真四十岁？”

“农村人整天风吹日晒的，面相显老。”

“看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咋还出来挣钱？”

他讷讷地说：“我的负担大，要供养李冬至一家。”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李冬至的岁数更大吧？”

他只是嘿嘿一笑。

岁数毕竟不饶人，有一天，他一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昏了过去。

工头忙联系他家里的人。他家人急急忙忙赶来了，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壮汉。医生让汉子在手术单上签字，汉子哆嗦着手，歪歪扭扭地写下“李冬至”三个字。医生不满地说：“写你自己的名字，别写病人的。”汉子颤着声说：“李冬至就是我。俺爹叫李满仓，他担心找不到工作，用的是我的身份证。”

李满仓腿上下了钢板，所幸捡了条命，从死神那里逃了回来。一个月不到，他就扶着栏杆下楼，每挪一步，都会感到钻心般疼痛，脸上狼藉着豆大的汗珠。李冬至让他休息几天后再锻炼，李满仓吃力地说：“我想早点恢复，早点回到建筑工地干活挣钱。放心吧，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再大干十多年，供你一家吃喝。”

李冬至感到脸上火烧火燎般疼，满心羞愧地低下了头。这几年他在外开店遭遇过大水，外出务工碰到过疫情，整天辛辛苦苦也没挣到多少钱，干脆抱着“过一天少两晌”的想法，沉迷于赌博。赌赢了，高高兴兴喝酒；赌输了，怒气冲冲打老婆。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说在嘴上。李冬至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当借口反驳。劝说不能起到一丝一毫的作用，父亲万般无奈，就拿着儿子的身份证，去了三十里外的建筑工地，替他扛起了这个家。

腿上的钢板还没有取出，走起路来仍然踉踉跄跄，李满仓就坚持要回建筑工地。

“你这个样子，人家能收你？”李冬至问。

“我不能干活，就不能看大门？”

终于，李冬至来到了建筑工地。这次来的不是拿着李冬至身份证的李满仓，而是四十岁的真实的李冬至。

李冬至像换了个人似的，一改往日萎靡的模样，刚毅的脸上整天带着阳光般明媚的笑，衣裳上溅着星星点点的泥浆。木工让他帮着安装门窗，钢筋工让他绑扎钢筋，泥水工让他搅拌沙子水泥……活还没有安排完，他就“好嘞”一声，忙活起来，整个建筑工地都活跃着他高大健壮的身影，都能听到他那明亮如鸟鸣的声音。

如今李满仓搬砖，李冬至也搬砖。

他们一个在牌桌上，一个在建筑工地。

书香周口　悦读推荐

在乡土间读懂中国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创作的社会学经典著作，首次出版于1948年。全书不足八万字，却以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概述与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真实面貌。

“乡土社会是一个安稳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句话堪称全书的灵魂。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文明，人们靠土地生存，世代定居、鲜少流动，由此形成了“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不靠法律合同维持，而是依赖人情、面子、关系和规矩——即礼俗。这便是为何直到今天，我们依然重视亲情、乡情、人脉的原因。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中国乡土社会中最基本的基层结构。它讲的是关系和交情，以己为中心，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里，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就如同水波涟漪，近则紧密，远则淡薄，有着差序。在这种关系中，对亲子同胞的孝悌、对朋友的友善和信任成为重要要素。

关于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书中指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用不着文字。”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语言足以交流，无需文字；而现代社会是流动的、陌生的、快速的，必须依靠文字、契约与法律。这便解释了为何老一辈人更讲人情，年轻人更讲规则；为何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时常碰撞。这并非谁对谁错，而是乡土中国正在向现代中国迈进。

掩卷深思，这本书的价值远超学术。它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骨子里的乡土基因；它更是一把钥匙，打开理解中国的大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唯有读懂这片土地，方能行稳致远。

（记者　黄佳　整理）

诗歌

五月的风（组诗）

尚纯江

流苏

五月的风，漫过了摇曳的枝头
流苏树撑开了一片温柔

细碎的白花漫过了碧绿的海
水一样的月光照亮了夜色
像梦一样阐释着烟火真谛

洁白的刘海
在发际流淌成瀑布的模样
桃李失去颜色
柳絮追逐着风尘
流苏的花儿
静静立在一片阳光里

一簇素白，一树清宁
轻轻开启夏日的晨露
风的影子
落在晨起微凉的岁月
从容摇动麦穗上的花蕊

苦楝花

五月的风，轻轻地吹醒了涡河
岸边的苦楝
　　细碎的紫色花朵，缀满了枝头
　　浅浅的一缕清芬，在晨旭里慢慢飘散
　　二十四番花信
　　独守着暮春的清简
　　淡淡紫影，落满在夏天的心间

　　那一袭清风
　　飘满暗香的夏
　　流年的往事
　　写满了一树温柔，唱响了半城清欢

　　人间烟火
　　用一份清淡，守着岁月安然
　　五月的清宁
　　悄悄铺满了绿色的河岸

风，漫过河堤

初夏的风，悄悄漫过河堤
一份温柔，皱褶了一河涟漪

岸上的柳树，轻拂着浅浅的绿
河中的芦苇，浸染着浓浓的乡意

流水，缓缓淌过不老的岁月
浮云，轻载着人间的朝朝夕夕

风，掠过了辽阔的田野
风，拂过了潺潺不息的小溪
我，独守着淡淡月光
把故土的温润
轻轻拥入心底

哦，一程河光，一岸清寂
风走过了涡河的堤岸
也走过曾经的岁月
五月的风
让麦子受孕
你看，碧绿的麦田
将要踏入丰收的麦季

麦子怀孕了

五月的风
拂过山岗，涉过小溪
把初夏的阐释
写进了旷野的浓绿

麦子拔节了，麦子扬花了
广玉兰洁白的花蕊
在一声声的佛歌中
给麦子的孕期送上了一份厚礼

布谷鸟，在天边的白云间
唱起了夏天的歌谣
那一只云雀
飞进了我的眼底
麦子沙沙的声响
唱响了轻快的旋律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